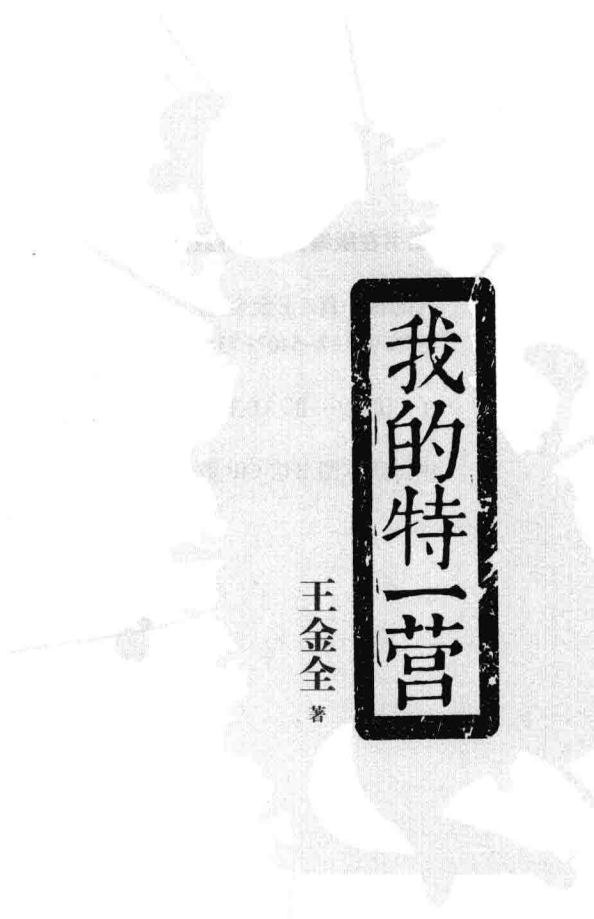


我的特一营

王金全 著

JIJIANG PUBLISHING
漓江出版社



我的特一营

王金全
著

漓江出版社

• 桂林 •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我的特一营/王金全 著. —桂林:漓江出版社, 2014. 12

ISBN 978-7-5407-7347-2

I. ①我… II. ①王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4)第 238357 号

策 划:郑纳新

责任编辑:刘 鑫 赵怀坤

责任营销:王 珏

封面设计:嫁衣工舍

出版人:郑纳新

漓江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

广西桂林市南环路 22 号 邮政编码:541002

网址:<http://www.lijiangbook.com>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销售热线:021-55087201-833

北京市通州区宋庄镇六合村西甲 1 号

(北京国彩印刷有限公司 邮编 101118)

开本:960mm×690mm 1/16

印张:19 字数:294 千字

2014 年 12 月第 1 版 201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~10 000 定价:35.0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承印单位联系调换。

(电话:010-69599001)

目 录

第一章 兵变 / 1

中午的壮行饭提前了半个时辰,弟兄们都闷着头吃喝,没有了往日的欢笑。窗外飘落起雪花,周天翼焦虑起来:雪地行动太难掩盖踪迹了。刘天童报告有两个团的兵力正在向营地方向集结,周天翼当机立断,决定趁他们尚未集结到位,提前行动,随即下令全体官兵整装突向济南城西南出口。

第二章 洗不掉叛军的名号 / 12

周天翼突然涌出泪水:“弟兄们跟着我风餐露宿来到这里,想不到会是这样一个下场。我周天翼对不起大哥,对不起弟兄们。”赵老虎并不理睬周天翼,接过喇叭,大声宣布:“特一营是叛军,奉参座命令,立即押叛首周天翼和孙嘉谋赴军法处,其余人就地等待军座的处置命令。”

第三章 大战前的平静 / 20

廖光义注视着作战地图,上面那些不起眼的地名模糊着跳动起来,恍惚中他看到母亲拄着拐棍从地图上慢慢走过,母亲的背影渐行渐远,声音依稀可闻:“别牵挂娘和铁蛋,踏实干你的事吧,娘一把老骨头了,死在老窝那是福气。”冷风吹过,天地一片肃杀,廖光义眼睁睁看着母亲被日本人接走,心都碎了。

第四章 一战成名 / 25

特一营打了胜仗同时也犯了大忌,31军军官对周天翼有两个极端的评价:打仗是把好手,惹事也是把好手。赵老虎和一些军官都看见了,周天翼率部发起攻击的时候,高举的是第56军特一营旧军旗。赵老虎认定周天翼反叛之心不死:“在我31军防区,高举56军军旗,他周疯子什么意思?”

第五章 战地诗篇 / 29

刘世仁掏出日记本，干咳了一声：“刚酝酿了一首诗，弟兄们见笑了，”清清嗓子，抑扬顿挫地念道，“抚摸长城蜿蜒逶迤的创伤/秋雨秋风承载着太多的苦难彷徨/多少屈辱/多少悲壮/多少志士仁人高傲的头颅/在黎明之前热血奔放。”弟兄们面面相觑，都听傻了。

第六章 生死一线 / 32

周天翼疯劲上来，打掉赵老虎两颗门牙，他以为最多不过被军座教训几句，不料刚刚跨进军部的大门，突然冒出一群军官，当场把他绑起来。参谋长根本不给他说话的机会，命令押下去，立即执行枪决，同时命令身边的两个团长，立即对特一营营地实施包围警戒，一旦谋反，就地剿杀。

第七章 铁骨铮铮五峰山 / 41

送走花谷，廖光义一夜未眠，他已经做好和敌人同归于尽的准备，也许明天这个时候，所有人都会战死，国民革命军第56军的番号永远留存在历史的记忆中，但有特一营在，第56军的火种就永远不会熄灭。廖光义挥毫泼墨，沉思片刻，写道：“天翼吾弟，见字如晤……”

第八章 开枪，为廖将军送行 / 45

特一营操场，两位护旗手神色肃穆地升起第56军军旗。全副武装的弟兄排成整齐的队列，默默地看向迎风飘扬的军旗。周天翼仰望军旗，拔出佩枪，两百多号弟兄拉枪栓，举枪，动作整齐划一。“鸣枪，为大哥送行。”噼噼啪啪的枪声顿时响成一片，打破了沉寂的天空。

第九章 算命赚外快 / 54

坐地炮被裹挟到特一营营地后，暗思要想活着离开，唯有破财自救了，很快，一个厚重的皮箱把他赎了回去。弟兄们每人分到了一块大洋，作为受到惊吓的补偿，李有才和高勇智每人得到了十块大洋。得到实惠的弟兄们口风都很紧，直到滕县战役结束，周天翼才无意中知道此事。

第十章 铁蛋回归 / 57

是夜，循着笛声来源的方向，廖真真看到了在夜空中若隐若现的特一营军旗，无尽的委屈顿时涌上心头，这面军旗在她梦中无数次出现过，一次比一次真实。现在，当第56军特一营军旗迎风飘动如此真切地出现在面前时，她反而感到模糊了，她毫无由来地颤抖了一下，骨子里透出森森凉意。

第十一章 活埋赵叛徒 / 63

六指不觉跪下，对墓坑抱拳作揖道：“赵教导，对不住了，小弟只是奉命行事。”高勇智提起镐头骂骂咧咧道：“奶奶的，自古邪不压正，老子今天还不信这个邪了。”菜花越想越怕，瞅着墓坑说差不多了。高勇智说：“不够长，兄弟一场，不能让他太憋屈了。”说着奋不顾身跳下去。

第十二章 老猫的手段 / 79

吴老四痛快了一把，得意地哼唱起《十八摸》，李有才对高勇智使个眼色，两人拽住了吴老四。李有才愤愤道：“好你个老猫，我丢的五块大洋原来让你送了顺水人情。”高勇智挥动拳头要揍吴老四，吴老四笑着躲闪：“差不多就得了，以我老猫的手法，区区两头猪算啥，这不给你俩一个机会吗？”

第十三章 杀入围城 / 89

周天翼率部浴血苦战，炮弹炸响，强大的气流把一个小兄弟卷向半空。危急时刻，张宣武率部杀来，日军遭遇前后夹击，四处逃窜。一名日军士兵慌乱中跳下掩体，迎面飞来一把枪刺，李有才把日军尸体凌空甩走，枪刺插在雪地里蹭蹭，雪白霎时变成了血红。

第十四章 军旗不倒 / 103

炮弹凌空炸开，特一营军旗缓缓倒下，护旗手大叫一声，扑上来接住军旗，身子被流弹打穿，兀自屹立不倒。廖真真扑过来，刘世仁扑过来，越来越多的弟兄扑过来。在众多弟兄的掩护下，廖真真等人很快用铁丝将断裂的旗杆捆绑结实并重新竖立起来。

第十五章 血染滕城 / 114

第三封电报发出后,王铭章已下定必死之心,但不想特一营弟兄陪着他一起死,他见识了特一营弟兄的勇猛,也能体会到特一营弟兄的决死之心,但他认为特一营弟兄死在这里毫无价值——历史会记住川军而不是特一营。同时他也有一份私心——把小四川带走,保留川军的种子。

第十六章 意外的惊喜 / 129

导火索冒着火星嗤嗤响着,气氛顿时紧张起来。赵老虎号称赵大胆,一开始他还能坐住,随着导火索越来越逼近,他怕了,一种从未体验过的恐惧袭来,瞬间击垮了他的心理防线,李有才猛然一声咋呼,赵老虎像被蝎子咬了一样蹦跳起来,转身就跑。

第十七章 魅影现身 / 144

周天翼顺手揭开席子,赫然发现一个大洞,他想跳进去,被赵云峰一把拉住。赵云峰俯下身子摸索了一会儿,从洞中提出一样东西,是即时触发的一串炸弹。周天翼不由惊出一声冷汗:“狗日的还真有几分手段。”赵云峰从容拆卸炸弹:“是日谍惯用的自保手段,类似的窝点应该还有几个。”

第十八章 逼婚 / 147

廖真真哭着让艾窝窝进去挑明此事,艾窝窝没说几句就被周天翼轰出来。廖真真火了,推门冲进来,指着周天翼鼻子说道:“告诉你周疯子,你今天答应也得答应,不答应也得答应,我是跟定你了,我生是你的人,死是你的鬼,今晚我就搬过来和你合铺。你信还是不信?”

第十九章 悲怆的狂欢 / 158

弟兄们眼见去万花楼没有指望了,提出能否敞开肚子大吃大喝一顿,点名要川酒和南京板鸭。周天翼答应后才发现,这两样东西都没有。最后的愿望没有实现,弟兄们都很失望,最失望的还是廖真真,她越发预感到周天翼会有不测,伤心地剃光了头发,发誓要和周天翼死在一起。

第二十章 战幕拉开 / 170

台儿庄北门，枪炮声稀疏下来，目力所及，一片尸体，熊副师长撩开蒙在尸体上的白布，死者一脸娃气，十几岁的样子。186团团长王震一瘸一拐走过来，他全身血肉模糊，军服被炮火灼烧，依然看不出本来的面色了。王震艰难地抬起手臂敬礼：“报告熊副师长，一营都是新兵，全部战在北门。”

第二十一章 血战刘家湖 / 184

刘家湖阵地虽然保住了，但付出的代价也极为惨烈，特一营损失了近百名弟兄，赵老虎损失了两百多名弟兄。刘天童受伤了，高勇智受伤了，就连号称不死鸟的老猫吴老四也被流弹击中，好在他事先早有防范，用一块铁片护着才逃过一劫。尽管最后胜利了，却难以让人高兴起来。

第二十二章 挥师台儿庄 / 202

周天翼死死地盯着发出哨声的那片小树林，救还是不救，他必须迅速做出抉择：救铁蛋，势必要浪费宝贵的时间，不仅不能抢在日军到来之前赶到西门，还有被包围的危险，特一营将面临灭顶之灾；不救铁蛋，她必死无疑。周天翼迅速权衡利弊，狠下心不救，保住百十号弟兄要紧。

第二十三章 战地悲歌 / 211

坦克越来越近，废墟上碎石泥块滚落下来，不时砸在郑三炮身上，他闷哼一声，掏出酒葫芦，喝完最后一口，把剩余的手榴弹全部绑在身上，在坦克碾过他身体的瞬间，引爆了集束手榴弹，用血肉之躯阻挡了日军坦克的前进。最后一刻，他把酒葫芦抛出来，酒葫芦凌空飞舞，系在上面的红线绳分外耀眼。

第二十四章 别了，诗人兄弟 / 223

刘世仁眼睁睁看着罗伯特中枪倒下，全部影像资料被日军夺走，他愤怒地折断手中的钢笔，撕毁了诗集。战争的现实远比诗歌描绘的还要残酷，他已经不想当诗人了，他要履行一个战士的职责：夺回罗伯特用生命为代价拍摄的那些珍贵的影像资料。

第二十五章 生离死别 / 232

敌方的火力太猛了，周天翼已经寸步难行，熊太太凄厉地喊着老熊，忘情地从窗口探出身子，几年没见了，她想好好看看她们家老熊，方芳发现险情拼命想拉回熊太太，一弹飞来，熊太太惨叫着倒在方芳怀中。周天翼眼睁睁看着熊太太中弹死去，再摸摸熊副师长的脉搏，已经奄奄一息了。

第二十六章 来生还做好兄弟 / 235

李有才一路吼叫着抡起大刀，寒光闪处，几名日军士兵眨眼间丧命刀下，一串子弹飞来，差点把李有才打飞，他稳住身子，突然飞身一跃，扑倒在日军机枪手面前，双手死死扼住对方的脖子，和敌人同归于尽了。壮士断腕，英雄自戕，惨烈的一幕深深刻印在高勇智脑海中。

第二十七章 炮弹向我飞来 / 249

小岛循着笛声很快发现了罗松林的藏身之地，命令装甲车向水塔瞄准。当装甲车上黑洞洞的炮口指向罗松林时，他已经来不及撤退了，特一营弟兄们收到罗松林用笛声传递的最后信号：炮弹向我飞来。弟兄们亲眼目睹罗松林被炮弹炸成碎片，一个个红着眼要为他报仇。

第二十八章 陷入绝境 / 260

孙嘉谋心中清楚，周天翼此时一定在心中谋划营救他的方案。作为特一营副营长，他太清楚特一营的规矩了，绝不会把弟兄们扔下不管，他看到了身后密集的枪口，十分清楚营救他的后果，他不想因此搭上更多弟兄的命。想到这里，他对周天翼笑笑，做出一个来生再见的手势，突然拔枪对准自己脑门开了一枪。

第二十九章 血泪焦土 / 276

周天翼脸上露出一丝微笑，那微笑中分明带着无尽的遗憾和愧疚。廖真真声嘶力竭地喊着：“天翼哥，等着铁蛋啊！”眼见周天翼就要倒下，廖真真猛地推开赵云峰，呼喊着天翼哥扑过来，一把抱住了摇摇欲倒的周天翼。残存的蛤蟆队员乘机开火，弹雨无情地击中了抱在一起的廖真真和周天翼。

第一章 兵变

1937年冬天,发生在济南小清河的那场战事,为很多史家所忽略。那个时候,艾窝窝还是第一次听说特一营的名号。在那场惨烈的战斗中,中国守军将士用低劣的装备和血肉之躯,顽强阻挡着来势凶猛的日军机械化部队。矾谷师团一路高歌猛进,不料遭遇特一营伏击,其先头部队几乎被绞杀殆尽。国军乘胜出击,一气把敌人赶回黄河对岸,但自己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。

作为一名战地记者,她对眼前发生的一切无能为力,她只负责记录,为历史留下真实的战争影像。她不会想到,随着战事的不断升级,命运居然发生不可思议的逆转,她最终成为这个群体的一员,和弟兄们同生共死,甘苦与共,留下一生难忘的记忆。

特一营前身是国民革命军第三集团军第56军警卫营,德州一战,打得只剩十几号人,战后撤销警卫营编制,补充兵员,改名特编独立一营,成为军部直属的独立作战单元。虽说是独立作战单元,但还是警卫营性质。小清河一役,营长周天翼率部冒险出击,以微末代价换来局部战役的胜利,全然忘记了保全军部才是首要之责,由此埋下祸端。

战后回营地休整,食堂杀了两头猪犒劳弟兄们。军部通知开会,周天翼闷声闷气整理着军装,他中等身材,看上去相貌温和,就是有时候捺不住性子,容易冲动。艾窝窝对他的印象是经常疯劲十足,无视长官,要不是有副营长孙嘉谋这么一个搭档把持着,不定惹出多大的事儿来。孙嘉谋一路跟到车前,小心地提醒:“老大,悠着点,虽说咱打胜了,毕竟是临阵抗命。”周天翼最烦这套婆婆妈妈了,临走撂下一句话:“把猪头给老子留着。”

孙嘉谋不放心,安排传令兵罗松林随后到军部打探消息,有情况及时汇报,

正说着来了电话，战区司令部宣传部门要他过去一趟，孙嘉谋安排连长刘天童盯着点，千万别惹出什么乱子。高勇智似乎看出什么，捅捅吴老四，小声问道：“老猫兄弟，不会有事儿吧？”吴老四给逗乐了：“瞧这话说得的，不知道的还以为咱老猫摊上事儿。能有啥事儿，不过挨顿吡儿罢了，老大皮实着呢。”吴老四绰号老猫，好动爱挑事，刘世仁说他手不老实脚丫夹，身上每一个细胞都不安分。弟兄们经常取笑他三根筋挑着一个瘦头，他人看上去有些寒碜，但性情随和，多数情况下不会在意。

李有才旁若无人，眯着眼睛，摇晃着几枚康熙铜板，口中念念有词，刘世仁坏笑着坐到他对面：“半仙兄弟，难得这么好的状态，给咱来一卦？”吴老四阴阳怪气道：“拉倒吧，就他那两把刷子，没事儿给整出事儿来，怕是这顿肉都吃不安生了。”说着顺手偷摸郑三炮心爱的酒葫芦，被一把打开，弟兄们忍不住哄笑起来。

不仅仅是吴老四和李有才，特一营三百多号弟兄人人都有个绰号。高勇智人高马大，绰号大个子；郑三炮懒语，爱清静，绰号哑巴；刘世仁燕大毕业，一直向往血与火的战斗生活，喜欢用诗歌表达自己的情感，绰号诗人；孙嘉谋自比管仲乐毅，绰号小诸葛；刘天童鼻子好使，耳朵又过于灵敏，绰号大狗；罗松林司职传令兵，凭借笛声这一独门暗器传递各种命令，绰号笛子。吴老四还有个不死鸟的绰号，他是老兵油子，在战场上有奇异的逃生本能。李有才患有轻度羊癫疯病，不定时间和场合发作，又名大癫。就连他们的老大周天翼也有个“周疯子”的绰号，无论老兵新兵，从上到下，无一例外。

食堂里香味弥漫，几百号兄弟翘首以待，炊事班长端着冒着热气的大盆走出灶间，吴老四嬉笑着迎上前，正要下手，一阵急促的笛声传来，所有人顿时脸色大变：老大出事儿了。

艾窝窝事后听说，那天会场上气氛十分紧张，周天翼疯劲儿上来，硬顶了几句，惹恼了廖光义，被当场下了家伙，押送军法处。至于说天黑前就毙了，不过是廖光义一句气话，出席会议的将领们都知道，周天翼和廖光义有过命的交情，要是周天翼少说两句，服个软，给军座个台阶，最多也就关一天禁闭。身为警卫营首领，置军部安危于不顾，临阵抗命，扰乱军纪，这事儿搁谁身上都是死罪，要是不做做样子，军座的威信何在，日后还怎么带兵？

营地操场，所有弟兄已经荷枪实弹，排列成整齐的队形，刘天童神色肃穆地发布命令：“给我包围军法处，就办一件事，夺回老大，谁掉链子谁脑袋搬家。”刚回营地的赵云峰见状大惊，急忙拉过刘天童：“你疯了，这是谋反。”刘天童冷笑道：“没错，老大是疯子，全营都他妈是疯子。”赵云峰急了，一把拽住刘天童：“你这是把弟兄们往火坑里带。”刘天童并不理会，大声说道：“若有阻挡者，不管是谁，一概开枪清路！”

眼下的情势，赵云峰根本无力制止。他是特一营教导员，论地位和周天翼平起平坐，部队一切政令法则，均由他副署后才能生效，这是自北伐时期军中沿袭下来的制度，对军事指挥官具有监督和制衡的作用，但在“武主文从”的大背景下，像他这类政工干部就没人当回事了。一个明显的例子，孙嘉谋虽然是副营长，却有指挥部队的实权，刘天童区区一个连长，在紧急状态下也被赋予对部队的实际指挥权。事实上，当这支部队陷于群体狂欢时，只有他一人醒着。这是一支优秀的部队，他不想就此毁掉，他要尽力挽救曾经生死与共的几百号弟兄。意想不到的，命运居然和他开了个残酷的玩笑，他最终被开除军籍，从此背上叛徒的骂名，遭遇弟兄们疯狂追杀，无数次与死神擦肩而过。

两个新兵蛋子正在军法处大门外有一搭没一搭说笑着，猛见至少一个营的兵力汹涌而来，顿时慌了神，边后退边拉动枪栓示警。特一营弟兄并不理会，迅速包围了军法处，军法处长见势不妙，下意识掏出了枪。

高勇智兴奋得两眼放光，跃跃欲试：“奶奶的，杀进去得了。”刘天童说道：“不着急，看情况再说。”李有才两腿不觉哆嗦起来，枪身微微晃动，高勇智轻蔑一笑，踢了他一脚：“瞎哆嗦什么，咱三百多号人呢。”

李有才晃动脑袋，努力使自己镇静下来，可惜身子骨不配合。通常情况下，这是他发病的征兆，他患有轻度羊癫风病，就是民间俗称的羊羔子疯，弟兄们知道这是病，也就高勇智能治。李有才看起来不像个正经军人，若是扣顶瓜皮帽，留撮山羊胡，不用挑幡子拿铃铛也活脱脱一算命先生，他这病平日里没啥事儿，临事儿就不好说了。他看上去身形猥琐，风一刮就呛呛的，犯起病来就不是他了，浑身透着一股邪劲儿，高勇智这样的身板一时都拿捏不住。眼看李有才就要

发作，高勇智瞪着眼，近乎威胁地重复刘天童的命令，李有才一个激灵，眼看着就好了。

刘天童根本没把对方十来条枪放在眼里，看岗楼里的机枪手已被郑三炮锁定，沉着脸对罗松林说：“吹笛儿，问老大可不可以反了？”

周天翼在禁闭室里听到笛声，急出一脑门子汗，顾不上对方听不见，大声喊叫：“混账，还他娘的嫌老子事儿小呀，马上给我撤离！”捶打着铁门就是一通臭骂。

笛声是特一营的独门武器，最初发明者是罗松林，后经赵云峰改进，那些简单的音符听上去就有了灵性，遂被用于在战上传递简单的命令，后来弟兄们用这招对付过赵云峰。此为后话，按下不表。

军法处长自然听不懂笛声的含义，斜视刘天童：“瞎吹什么呀？神神叨叨的，军座已经带兵过来了，识相的赶紧带人回窝去吧，慢一步，全都得跟着周疯子陪死。”刘天童冷笑道：“大不了一起死，大个子，冲进去，夺回老大！”话音未落，廖光义逼上前来，声音不大，透着严厉：“刘天童，你好大的胆子！”

刘天童豁出去了，挺直身子直视廖光义：“军座，小清河战役，弟兄们杀了一百多号鬼子，击毙日军少佐一名，打出了我们56军的威风，有功不赏也就罢了，回头要枪毙我们周营长，弟兄们不服！”廖光义当场变脸：“一个小小的连长，聚众闹事，无视军法，给我绑了。”

几名警卫员冲过来，看眼前刀枪林立的阵势，不敢贸然动手。

廖光义气急，指点着刘天童：“……反了你了！”

刘天童梗着脖子不说话，和廖光义对视着，郑三炮慢慢移动枪口，锁住了廖光义。廖光义冷笑道：“好，都敢拿枪对着我了，有种。”

军法处长乘机上前：“军座，这是谋反……罪加一等。”

汽车轰鸣声、马蹄声、呼噪声从四面而来。这是廖光义带来的一支部队，为首者正是赵云峰，特一营弟兄被四面包围。气氛骤然紧张，吴老四、高勇智等弟兄大气不敢喘一口，但都没有放下手中的枪。刘天童见势不妙，一把掳过廖光义，用枪顶住了他的脑袋。

变起仓促，廖光义身边的警卫员来不及反应，就被高勇智等人拿下。赵云峰

大惊,分开人群,冲到刘天童面前,厉声呵斥道:“大狗,活腻歪了你,敢劫持军座?”廖光义挣扎着,怒视刘天童:“你要是有种,就下令开枪!”

大部队开始紧缩包围圈,有狙击手攀上高处隐蔽下来,枪口对准了刘天童,郑三炮警觉地举枪寻找着狙击手的影子。

孙嘉谋闻讯赶来,命令放下枪,刘天童不为所动。赵云峰无力制止刘天童,眼见救援活生生演变为一场兵变,拽住刘世仁让他赶紧给孙嘉谋报信,他太清楚手下这些弟兄了,担忧孙嘉谋压不住场,迅速汇报军部,才有了眼前的一幕。

军法处长见廖光义已经被控制,担心生出事端,急忙放出周天翼,刘天童看周天翼出来了,急忙放开廖光义。周天翼以为是孙嘉谋所为,虎着脸一通教训:“没规矩了,吃豹子胆了?拿三百多号弟兄的命当儿戏,还小诸葛呢,猪头还差不多!”孙嘉谋规规矩矩地站在周天翼面前,一言不发。

廖光义脸涨得通红,用手捋着脖子,呼呼地喘着粗气,显然被勒得不轻。

周天翼走向廖光义,低声说道:“大哥,对不起……”

廖光义哼了一声,扭头就走,周天翼不由跟上前,一路护送着他离开。

孙嘉谋和三百多号弟兄,随即被缴械并集中看押起来。

廖光义下令取消特一营编制,枪决全营官兵,周天翼表示自愿一死换取全营弟兄的性命,暴怒中的廖光义根本听不进去。正在僵持时,廖真真请出了廖老太太,老太太和女儿出面为周天翼求情,廖光义无法再坚持了,这才答应暂时放过周天翼和特一营,但要求交出参与兵变的五人以正军法。

周天翼当然不愿交出自己的弟兄,直言不满廖光义退兵护己、欲放弃济南后退的战略决策,请求放他和特一营弟兄离开大兵营去抗日,容他打完小鬼子再提着脑袋回来请罪。廖光义深知周天翼的秉性,明白已经留不住他,便委曲求全答应让他独自离队,但周天翼坚持要带全营的弟兄一起走,而且还要带走特一营的军旗,这下把廖光义又惹恼了。作为结拜兄弟的大哥,廖光义真的没法再给周天翼面子了,他不容周天翼再作辩解,下令把周天翼押赴特一营全体官兵被看押之处,临走还撂下一句狠话:“你我兄弟做到头了。”

被缴械看押的特一营弟兄,很快得知了廖光义的命令和周天翼以死换大家

性命的事，于是商议抽签决定哪五个人去死。弟兄们被分别关押在几个临时仓库中，吴老四等几十号弟兄处在中间位置，由于隔音效果差，两边说话差不多都能听清楚。李有才本来好好的，听说要抽签定生死，连惊带吓犯了羊羔子疯。高勇智一把抱住李有才，吴老四擦拭着李有才嘴里冒出的白沫，郑三炮等弟兄们围上来扶着李有才躺下，高勇智用力掐向李有才人中、合谷等穴位……

一番折腾，李有才看上去好多了，弟兄们松了一口气。

高勇智喘息着擦了一把汗，样子有几分得意：“……这病，也就老子能对付。”

弟兄们赞成抽签，都说是生死由命，郑三炮默默递过一串稻草，吴老四梳理了一下，开始做签。高勇智低头摆弄着李有才：“都这样了，免了吧？”吴老四摇头道：“要的就是公平，最后一根留给他。给老大传个话吧，就说我们抽签定生死。”这话传过去当即遭到周天翼一通臭骂，吴老四嬉笑着扔掉稻草签：“老大骂咱混账呢。”没人接茬，都在各自想着心事，郑三炮闷哼一声，掏出酒葫芦喝了一口，高勇智托起李有才，像哄小孩儿一样轻轻摇晃着，李有才吧唧下嘴，吐出几个泡泡，慢慢睁开了眼睛。吴老四阴笑着捡起一根稻草短签，在李有才眼前晃悠着：“半仙兄弟，恭喜了。”李有才像刚刚睡醒的孩子，懵懵懂懂不知所以。高勇智一本正经地说：“你抽了最后一根，死签。”李有才顿时又被吓晕过去。

一墙之隔，这边气氛明显压抑。刘天童呼呼喘着粗气：“一人做事一人当，要杀就杀我，我劫持的军座。”孙嘉谋瞪了刘天童一眼没说话。弟兄们忍不住闹哄起来，要不是赵云峰告密，何至于落到这步田地？有人愤愤不平，扬言要掀了仓库杀出去，有人发誓要捉拿叛徒赵云峰报仇。一时群情汹汹，场面混乱起来。

周天翼被下令关押时，廖真真不放心，一路跟到这里，负责看守的军官不敢拦阻，只好半开着大门等着她出来。周天翼阴沉着脸不说话，廖真真提出用大牢里的死囚蒙混过关，刘天童认为主意可行。廖真真掩饰不住内心的得意，说这就去找几个替死鬼，被周天翼厉声喝住。

廖真真冲着周天翼就发脾气：“横什么横？有本事带弟兄们冲出去！那些人渣早晚都是个死，临死做把贡献怎么了？”

“我不能坏了大哥的规矩。”

“规矩？你都已经坏了规矩了还口口声声说规矩。周天翼，你到底要怎样？”

所有人都用惊异的目光看向廖真真，都屏住呼吸，等待着周天翼给出的答案。

“……不让打小鬼子，那就只能真反了！”

周天翼突然冒出这句话来，绝不是心血来潮的一时冲动，也不是被逼无奈的情绪宣泄。兄弟义气与民族大义之间有一道很难跨越的鸿沟，跨越这道鸿沟需要莫大的勇气。周天翼最终选择了大义，下定决心要反了。

廖真真气得扭头就走，孙嘉谋苦笑着说：“家伙都被人缴了，还反个毬？”周天翼压低声音道：“看押只是大哥做给人看的，守卫不过一个排的兵力，咱有机会夺回武器。”孙嘉谋情知廖光义不会轻易放过他们，事到如今，也只有放手一搏了……

周天翼其实想错了，如果说廖光义起初还在犹豫着是否真要惩办周天翼，刘天童举兵劫持他作人质这件事，最终让他下了狠心，他不能因为此事而动摇了自己的威望。此时，廖光义正在与几名高级将领秘密布置枪决特一营五个人的名单，最终确定的恰恰就是周天翼、刘天童、高勇智、吴老四和郑三炮。廖光义决定就地解散特一营，将特一营军旗永远封存。

廖府彻夜通明，上上下下都在看着廖老太太的脸色。周天翼曾经在军阀混战的年代救过老太太的命，所以才有了廖光义认周天翼为结拜兄弟这档子事儿。如今廖光义要杀周天翼，老太太这一关太难过了，何况，还有个拼死也要为周天翼求情的廖真真。廖光义解下身上的佩枪，放在了桌子上，脸色十分难看。

老太太看见枪就火了：“瞧瞧，有这样当爹的吗？这要是把铁蛋吓出个好歹来，看我怎么收拾你！……哼，还知道叫娘呀？要不是天翼，娘这把老骨头早埋黄土堆里了，还哪里找娘去？还有可怜的铁蛋，你以为外表光鲜心里就没有苦呀？要不是你和天翼结拜了差着辈，为娘的早就给他们撮合了，一天到晚杀杀的，懂铁蛋的心思吗？”

廖光义紧绷着脸，一言不发。

“说，那五个人的名单怎么回事儿？别跟我提什么机密机要的，老太太眼线多了去了。”廖光义被母亲劈头盖脸一通教训，强忍着说：“娘，你就让我说句话。”

廖母戳着拐棍说：“好，你说，说，要是说不出个一二三来，哼！”

“军阀混战时，周天翼确实救过娘的命，就因为这个，我才和他结拜为兄弟。他会打仗，也有脑子，这些我心里都有数，所以才对他破格提拔，才给他出席团一级会议的待遇。军中派系复杂，我也不能太过分了，要保持一个相对的平衡。就说今天这事儿吧，要是在私底下，他周天翼就是照我胳膊上来一枪，我都不会计较。可是，他的手下居然兵围军法处，劫持我作为人质，这是什么行为？是兵变，是反叛！”廖光义吁了口气，尽力稳定着情绪，“娘，在家里我是你的儿子，在外面我是国民革命军第三集团军第56军军长。如果对叛军不采取措施，明天就会有第二个周天翼跳出来，就会有无数人敢拿枪顶着我的脑袋，我的颜面何在？以后我还怎么带兵？”

老太太眼看着脸色起了变化，廖真真预感到事情有些不妙了。

廖光义声音缓和下来：“我就铁蛋这么一个闺女，从小把她当儿子养，能不心疼？就泄露名单这事儿，换了别人，我当场就会崩了她……可她是铁蛋，是我闺女，我怎么下得了手？”

当老太太被廖光义的一番大道理说得哑口无言时，廖真真做出了一个所有人没有想到的动作，她抓过廖光义放在桌上的佩枪，上膛，对准了自己的太阳穴。

此刻，特一营弟兄们做好了分头夺取守卫武器的准备，绞杀一触即发。

一声急报传来廖光义的命令：“立即释放特一营全体官兵回营房，武器暂不发还。”

不给武器终究是个心病，周天翼连夜前往廖府讨要武器，看到了彻夜未眠的廖光义和廖老太太以及惊魂未定的廖真真。廖光义不见周天翼，老太太责备周天翼闯了大祸，嘱咐他无论如何要低头向廖光义认罪。周天翼一言不发，立在廖光义门外，一直站到天亮。

天亮后，战地记者艾窝窝和丈夫罗伯特，慕名前来采访抵抗日军的功臣周天翼，廖光义不能在外人面前暴露家丑，按规矩接见了艾窝窝夫妇，并再三嘱咐周